

1993年

第4期

总第88辑

山西 文史资料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山西文史资料

1993年第4期

(总第88辑)

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封面设计 张晓鸥

责任编辑 王艾权

山西文史资料

第88辑

1993年7月出版

ISSN 1004—5910
CN 14—1023/K

定价：3.00元

顾 问 姚莫中

主 任 李裕民

副主任 乔志强 贾鸿鸣 郭全盛 聂嘉恩

赵政民 李 泰

委 员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丁天顺	王艾权	兰安乐	刘存善
刘 琦	刘纬毅	孙凤翔	华而实
宋富盛	杨小池	杨玉印	吴体刚
罗继长	张国祥	范仁贵	贺德宏
赵岩平	高恩广	陶正刚	常士晔
谢洪涛	谢克昌	董维民	霍 军

主 编 赵政民

副主编 霍 军 王艾权

编 委 兰安乐

目 录

来自黄河的歌舞	谷 峰 (1)
古城奇观——中国最大的九龙壁	解廷琦 万 鹏 (94)
气势磅礴的解州关帝庙	霍子江 (97)
蒲县东岳庙	韩燕来 (103)
黄河古蒲津桥	旺 林 茂 林 蓬 革 (107)
平遥古城	宋以政 (117)
灵石文物精华	张国华等 (122)
孟县文物揽萃	李顺锦 (137)
冠山寻孔颜乐处	任瑞祥 周立业 (152)
晋东门户娘子关	刘玉玺等 (156)
春游开河寺	朱存业 (161)
灵空山圣寿寺	韩元理 张成仁 (165)
八路军总部麻田旧址风貌	范建华 (171)
八路军太行纪念馆筹建始末	李东光 (183)

来自黄河的歌舞

谷 峰

引 子

“咔哒咔哒……”电脑传真机在紧张地工作着。

“海峡之声”广播电台的强力电波，穿过崇山峻岭，越过长江、黄河、丘陵、平原、无数城镇、村落……传到了黄土高原的双塔寺下，汾河之畔，在传真机的屏幕上显出一行行字迹：

“自你省两《黄》^{〔注1〕}在海内外演出引起巨大轰动以来，至今余波未平，也为台湾人士所回味和津津乐道……为了向广大台胞介绍‘黄河’歌舞创作演出的成就，送上一份诚挚和亲切的问候，特约你室撰写一篇稿件……”

当对台办的老邢给我看了传真电文，介绍了有关情况后，我不禁为台湾反馈回来的信息所惊愕。台湾人把“黄河”歌舞看成是“中国舞蹈之魂”，广泛流传着“要看歌舞去大陆，去了大陆到山西”的说法，近来又千方百计酝酿邀请两《黄》艺团赴台演出事宜……

“怎么样？能完成采写任务吧？”

“试试看吧，我尽力而为！”我觉得担子不轻。

当我走进山西省歌舞剧院的办公室，一眼就看见墙上挂着一个耀眼的大金匾，上面镌印着几个朱红的大字：

全国文化工作先进单位

文化部
中华人民共和国
人事部

一九九一

有关同志向我介绍了5年来两《黄》艺术的累累硕果：受省以上表彰奖励的，《黄河儿女情》有4次，《黄河一方土》有7次；剧院和有关剧组5次被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荣记集体一等功，还被省委宣传部授予精神文明特别奖；至于编导和演员个人获的奖励更是数不胜数……

两《黄》真有那么好？那么高的价值？虽说我曾应聘在《文化信息报》社干过半年，对两《黄》情况略知一、二，可到底还未能亲眼目睹过这两台歌舞的风采。俗话说，眼见为实、耳听为虚。近年来，文艺界的虚假广告现象也不少。有些作品，领导越是夸赞、报刊越是起劲鼓吹，观众往往越不买帐，偶尔看后又惊呼“上当”。记得文革时期我曾当过“样板戏”的吹鼓手，评赞文章撰写刊发了不少，当时，大面上谁也不敢对样板戏说长道短，可私下也常常与同事悄悄议论某某“样板戏”哪个细节虚假，哪个情节“没戏”，哪个台词是“政治需要”等。我曾早已发誓，绝不写内心不喜欢的东西，何况我还是个不大爱看歌舞节目的人。

当我看了两《黄》录像带后，那一幕幕浓郁山西风情的歌舞，一下就紧紧抓住我的心。我越看越兴奋，越发觉得黄河艺术的确名不虚传，不由激发了我追寻“黄河”艺术崛起内幕的兴趣……

横空出世

夜深了，天黑得就象墨染了一样。一列呼啸的火车犹如一条灯笼，冲破黑暗，风驰电掣地朝北方急驶着。路基旁的小河、树林、农舍都被它一一甩到后边。

车厢里，灯光暗淡。旅客中有坐有卧，有的依倚在靠背上，

有的趴在茶几上，横七竖八，东倒西歪，几乎都在打瞌睡，沉浸在梦乡之中。车轮钢轨咣咣咣的声音，好象对他们不是刺耳的噪音，而是美妙的催眠曲。

在第五节车厢里，乘坐的是山西省歌舞剧院演出团的人员。他们中有的在打盹，有的在低声谈论，还有的在对天花板哼着小曲。

演出团副团长郑运通没有合眼。他望着窗外那无边无际的夜空，不时星星点点的灯火，心里却在打鼓，可又老打不到一个鼓点上。

为纪念《讲话》发表45周年，1987年7月，河北承德召开“离宫之夏”——第五届华北音乐舞蹈节。为准备这次汇演，全院上下足足准备了近10个月的时间。真是十月怀胎，一朝分娩。今天带去的产儿，是一台新编排的山西味的系列民歌舞蹈《黄河儿女情》。

按说，老郑对这台歌舞节目心里是有底的。这台歌舞由《杨柳青》、《想亲亲》、《闹元宵》组成，总共三个大章节、27首民歌、10个舞蹈。从编创到排练走台，有关同志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。其中每个小节目，以至演员每个动作、表情、声调，都是经过精心设计、反复推敲修改、行家集体审定的。就主观上来讲，自我感觉还是满意的。然而，光自己说好还不行，到时候演出去别人会怎么看？与兄弟省市节目相比，又处于一个什么水平？尤其是广大观众，他们才是最无情、最公正的评判员。他们若不欣赏，任何节目、任何剧种都很难生存和发展下去。难怪有人说，观众才是我们舞台艺术的上帝，在当今也是很难伺候的上帝啊！

不知不觉，老郑感到心绪有些乱了，不那么自信了……

“我看，咱们这次带的节目，比《山泉音乐会》强多了，没准能打响！”不知哪个演员说了这么一句。

“那可不一定，好心不得好报的事儿太多了。况且，这几年

民族的东西并不吃香。”

“对，别想得太美，能顺顺当当完成这次演出任务，就算不错了。”

……

演员们的谈论，虽然是在说笑中进行的，可肩负沉甸甸使命的老郑听了，心里却更加忐忑不安。望着车厢中那昏暗的灯光，膘一眼窗外那迎面扑来的黑幕，几年前《山泉音乐会》失利的阴影，象愈来愈浓的乌云，又向他的心头袭来……

80年代的中国舞台上可真是五花八门，光怪陆离。封闭已久的大门一开，西方各种艺术流派象潮水般地涌进来。什么港台流行歌曲、迪斯科，继而是霹雳舞、太空舞、摇滚乐，吵吵闹闹、各领风骚，真是狂歌劲舞满天飞！你进了剧场，是狂歌劲舞；打开电视机，是狂歌劲舞；听听收录机，还是狂歌劲舞！天那，全国一张节目单——狂歌劲舞！狂歌劲舞的时兴，适应了一些青年观众对压抑了许久的某种情感的宣泄，拉近了文化与生活、文化与观众之间的联系，在文艺舞台上重新肯定了爱情等内容在人类生活中不容忽视的位置，不能说一点功绩没有。可是，确有一些港台调或仿制品的流行歌曲，把人唱得晕晕乎乎，那些伴以忽明忽暗的迪斯科灯光的现代舞，多了滥了也不见得有多少益处。有的小青年对酒当歌，情窦初开，在空虚迷茫中陷入泥潭，甚至去了本不该去的地方……相形之下，传统的民族歌舞倍受冷落。有的演员偶尔唱一两首民歌，跳几下民舞，也常使观众逆反，非得应要求唱几首流行歌曲才能下台。据有关刊物报道，某大城市为了弘扬民族文化，组织了全国八省市青年业余歌手大赛。结果，40名进入决赛阶段的歌手，大部分选唱的是五、六十年代创作的歌曲，其中《小二黑结婚》、《清凌凌的河水、蓝格盈盈的天》就有20余名歌手选唱，引起舆论界大哗：为什么当代创作的、为

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民歌如此少、唱不响？

1982年春，山西省歌舞剧院编排的民歌节日《山泉音乐会》在北京出台了。人们多么希望这台节日，能为当前愈来愈港洋化的歌舞艺坛换一点颜色，扶一把处于颓势的民族民间文艺。结果却事与愿违。尽管有新闻单位大力宣传加以肯定，这台音乐会却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，终因“土气陈旧”等先天缺陷，观众稀少、反响不大，仅演出三、四场便草草收了摊……

往事如烟。《山泉音乐会》京城出台一鸣则已，未能惊人；尽管已经过去几年了，可它阴影至今未消。这也更加重了山西演出团此次承德之行的意义：在当今狂歌劲舞的重围中，我们民族的、地方味的东西能打响吗？

7月盛夏，承德避暑山庄却气候凉爽宜人。漫漫山峦上，苍松翠柏遍布；亭台楼阁、星星点点。远远望去，犹如到了人间仙境。清初康熙皇帝在这里大兴土木，修建行宫，大概是看中了这里的风景和气候。

开场前的华北音乐舞蹈节，犹如冰层深处的激流，表面平静而实则热闹。承德某部队招待所里，各方面信息频频传来，一直在折磨着山西演出团人员的心。根据组委会的节目安排，素有盛名的北京歌舞团在开幕式后首场演出，人才济济的天津歌舞团唱压轴戏，又听说内蒙的歌舞大有特色，是中国舞协一个负责人亲自抓的节目……不少初次上阵的演员越听心里越没底：“我们山西歌舞一向默默无闻，这回真要再坐冷板凳了吗？”

象熬过激战前的沉寂，华北音乐舞蹈节终于在某部队礼堂开场了。山西演出团的成员放弃了对自己节目熟练性的加班突击，恭恭敬敬坐在礼堂里，认真观摩兄弟同行——北京歌舞团的演出。大家都有一个愿望，我们即便演不过人家，学学人家的长处也是收获。

北京歌舞团的节目，一展现代都市青年生活风采，具有明快节奏和浪漫情调，的确身手不凡。山西团的人员对人家一招一式看得很认真，甚至着迷了。渐渐地，他们又感到似乎不那么过瘾，某些地方仍有潜力可挖。若拿本团带的节目在心幕上横向比比，虽不敢说能超过人家，可至少也不至差距太远，尤其在黄土地方特色方面还有我们的优势呢。……越看，大伙心里越有底了，人人充满了自信。

走出礼堂，演员们欲跃跃试，憋足了劲互相鼓励着：“哥们儿，明天就看咱们的了！”“甩开干吧！”据有个女演员事后谈起当时的情景，深有感触地说，也就是从这天晚上起，我们才开始觉得浑身来了劲，觉得我们这回来不仅仅是演出，而是来搞事业的。大家都感到了舞台艺术的神圣。

这天晚上，舞美队用最快的速度装台完毕，山西演出团不顾连日旅途和看戏后的疲劳，开始一招一式的走台演练。力图在明日登台前对不熟练、不完善的地方作最后一次校正。为了保密起见，他们把礼堂门插上栓。

其实，关注下一场演出的何止是山西演出团。一些排在以后日程演出的兄弟省市同行也在千方百计地摸底，刺探“军情”。他们从大门上进不来，就扒上礼堂窗户……就在这种互不了解，未登台亮相之前，谁都想预先知道，倘若演出完毕，本省市的节目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水平？

在音乐伴奏下，《黄河儿女情》的舞台排练正在兴致勃勃地进行。忽然，眼尖的演员发现了台下不知什么时候坐了些陌生的面孔。“怎么办？×老师？”“别怕，演练正常进行，舞蹈动作幅度可以小一点，点到为止。”导演和演员们低声窃窃私语，象在足球大赛前布置一场装璜门面的练兵一样。

尽管山西演出团一再掩饰《儿女情》的庐山真面目，精细的河北演出团几个导演仍看出了这台歌舞节目不同寻常的端倪。他

们还未看完全剧，就赶回去连夜召开紧急会议，通宵达旦调整节目顺序。千方百计做临阵磨枪的补救工作。

几天来，礼堂人流不旺，看节目的观众兴致也不高。一连几晚的演出，那些大同小异的歌舞节目真叫人受罪。有新意的东西毕竟太少了。谁不希望看到一台叫座的好戏？

“雄浑的太行山，绵长的黄河水，哺育了三晋土地的众多儿女；浩浩的岁月，悠悠的风雨，结晶了儿女赤热的情怀，孕育出纯朴而又美丽，粗犷而又深情的乡韵山曲……”

当山西女报幕员出现在舞台上，那雄浑甜润的嗓音象喷涌的清泉一样，沁入人们的心田：

“亲爱的朋友，当你聆听这古老而又年轻，遥远而又亲近的歌声时，会感受到过去与今天的联系，历史与当代的交流。愿黄河号子的沉雄开阔，生活小曲的清新幽默，高原情歌的执着率真，佳节狂欢的热烈红火，这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黄河风情画，给大家以美的享受。愿透过这如诗如画美的舞姿，凸现高原人的形象气质和不可泯灭的亘古心愿与追求，给大家以美的启示……”

随着徐徐拉开的帷幕，推船号子舞蹈出台，迎来一片掌声。黄河儿女的雄姿和倩影，伴着浓郁山西民族音乐和民歌，在广大观众面前展开绚丽的山乡画卷。前两个节目的掌声刚刚平息。舞蹈《杨柳青》出场了。在湛蓝的天幕下，出现了九位少女的黑色剪影，象皮影戏一样，不时变幻着矫健的姿态造型。这种以往舞蹈中从未出现过的舞美画面，令观众大开眼界。舞蹈还未开始跳，一阵潮水般的掌声再次袭来，搞得台上演员们反倒受宠若惊，禁不住小声嘀咕着：“动一动就鼓掌，至于吗（潜台词：我们真就演得那么好？那么精采引人）？”

当舞台灯光打亮，身着翠绿短袖青纱衣的九少女，随着明快的音乐节奏，尽情向观众展示矫健的舞姿。这个几分钟的舞蹈节目竟连续博得五、六次掌声，真是破天荒纪录！

《杨柳青》演出下来，演员们纵情地喊着：“我们成功啦！”顷刻和女导演相互拥抱在一起，汗水、泪水流在一起。此时此刻，她们已忘记现在是什么场合，不知道自己下步该干什么，甚至已经忘记了自我的存在……

“别激动，节目还没完呢……下一场要加倍演好！”冷静下来的导演鼓励大家说。

“嗯！好！”演员们点点头，抹去了泪水，急忙去后台更衣……

《黄河儿女情》的歌舞节目越演越精采。《山铃》中那熔铸着山野浩气的男子汉，《看秧歌》中那如痴如醉的山村少女，那魂萦梦绕的《难活不过人想人》，情意绵绵的《送情郎》，以及那《桃花红杏花白》中姑娘的婀娜舞姿……都燃烧着赤热的情火，奔放青春的活力，给人以柔情，给人以喜悦，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欢愉和轻松，使人不知不觉受到了熏陶和感染，沉浸在一种甜美的艺术享受之中……

《黄河儿女情》在整个演出过程中，掌声此起彼伏，象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。这空前的场景和气氛，是多年演出中未曾遇到的。演员们也一直是在喜悦和兴奋中，不断以更饱满的激情去唱、去跳、去演……

大幕徐徐落下了。全场掌声、欢声雷动，经久不息，持续长达5分钟以上。无数热情的观众迟迟不肯离去，全体演职人员不得不多次站出来亮相谢幕。在全场转为有节奏的掌声中，有关各省市府要员，文艺界名流纷纷走上舞台，同演员们一一握手。北京市副市长陈昊苏本来已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，对山西的演出只能看半场。谁知一坐下就不想走了，赶忙派人退掉车票。他看完后上台和演员们握手，连连说：“真不错，真不错！是一台成功的节目！”中国音协副主席李凌紧紧握住山西省音协主席夏洪飞的手说：“很好，很好！”中国舞协主席贾作光说：“你们的方向是对头的……”中国音协秘书长张非因被电台录音器材挡住

上不了舞台，在台下大声说：“谢谢你们，我太激动了！”

台上，谢幕的编导、演员们被深深感染了。人人眼里噙着晶莹的泪花。是高兴，是欢愉，是激动，是喜悦，是成功的享受，是不安心绪的解脱……这种复杂的情感，是任何语言也难以表达的！

“首场演出一炮打响，反应相当强烈！……”在承德某部招待所里，演出团的有关领导兴奋地拨通了长途电话，把这一喜讯报告给正在太原住院的省文化厅鲁克义厅长（当时为副厅长，后为代厅长，以下同），同他一起分享成功的欢乐。

“咱们的辛苦没有白下！”同一时刻，编导们轻抒一口气，热烈畅谈着。此时，无数次双眉紧锁的沉思，无数次低声细语的研讨，多少次面红耳赤的争执，多少次摸爬滚打的跳跃，创作、导演的甜酸苦辣，三百多个日日夜夜一齐涌上心头……

演员们也在热烈畅叙着。有个演员讲了这样一段趣闻。散场后，她因故晚出礼堂一会，找不到本团汽车，慌乱中上了兄弟省团汽车。当车上人得知她是山西团的演员时，又是让座，又是夸赞，那个热情劲真叫人受不了，好象一夜间一个无名小演员成了大明星一样。

一个声乐演员感慨地说：“真想不到，鲁厅长的话那么灵！”这话顿时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耳边好象又回响起鲁厅长临行时熟悉的话语：“……总之，我们这回应当昂首挺胸，理直气壮地奔向承德。我们就是要发扬民族文化，弘扬民族志气！节目不熟要多想想、多练练，要争取一鸣惊人，一炮打响！”最后这两句话，这些坐惯冷板凳的演员听了，心可吊起来了：“鲁厅长说话咋不留点余地，万一……”今天，大伙才真正从内心上佩服了这位领导的先见之明。

“望不断太行九十九座山，流不断的黄河九十九道弯，走不完的日月过不完的河，什么人留下这一首首的歌……”

在承德的第二场演出，青年歌星牛宝林唱的序歌，又一次把观众的心带到了奔腾咆哮的黄河边，带到了绵延起伏的黄土高原，带到了遥远而亲近的三晋文化圣地……

黄河文化是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历史之一。那么，黄河流域腹地山西又是黄河文化最有特色的地方。旧石器时代象西侯度、丁村、许家窑等文化遗址，就在山西发现多处；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就更多了。目前已发掘300余处，其中仅仰韶文化遗址就有140余处。在众多的出土文物中，不仅有陶、石、木、铜、玉等精美器具，还可见富有生活气息的壁画、古代戏剧舞台模型、生旦净末丑等砖雕戏俑……源远流长的河东文化绵延不息，山西也就有了“民歌的海洋、舞蹈的故乡、戏曲的摇篮”之称。歌舞更是一大特产。名地民歌约有两万多首，舞蹈200多种。象社火、秧歌、道情、锁呐等歌舞形式，带上了浓厚的乡土色彩，成为三晋民情民俗生活的一部分，广为广大群众喜爱、咏唱和演跳。

1954年7月1日，在敲锣打鼓声中，山西人民歌剧团成立了。剧团集中了晋察冀、晋冀鲁豫、太行、太岳、晋绥等老区根据地的文艺骨干精英，成为省歌舞剧院的前身。从此，建党日和建团（院）日的纪念庆祝活动总是同天举行。每逢这一天，对党的热爱和作为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油然而生。一种无形的精神支柱和执着信念，竟奇迹般地支撑了剧院38年，以至在改革开放，举国歌舞台大转向中独树一帜，大放异彩，这恐怕谁也不曾料到。建团两个月后，建国以来山西省第一部歌剧《小二黑结婚》出台。这部歌剧是根据山西省著名作家赵树理同名小说改编而成。老区人民不会忘记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老区文艺工作者，遵循毛主席《讲话》所指引的方向，耕耘民间沃土，孕育出一批为人民群众津津乐道的中国风格、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，成为著名的“山药蛋”文学流派创始人，把山西的歌舞艺术也熏上了黄土味。在频繁下乡采风的峥嵘岁月，“省歌”的文艺战士身背道具、乐器和

行装，跋涉于黄土地的山山水水、村寨院落。从老乡的土窑洞、热炕头上，学习整理了大量的民歌和说唱曲目。水涨船高，文艺创作也硕果累累：民间舞凤秧歌《过大年》和踢鼓子秧歌《落帽》，均在全国首次获奖；《蒲剧音乐》和《晋剧音乐》也首次出版……

承德的舞台上，《黄河儿女情》的《山铃》群舞一出场，就迎来一片掌声。伴着清脆的绑缚铃声，8名剽悍的庄稼汉头系汗巾，背负青天，脚踩大地，光黄脊梁在黄土地上耕作……

舞蹈，是无言的诗歌。小伙子们那隆起的背部，仿佛负着历史和生活的重荷，观众感受到一种坚韧和刚健。

燥热的天，没有一丝雨，庄稼汉盼雨两眼都望穿了。他们跪地乞雨，何等令人炙心！诗人赵越曾作过这样的描述：

最干旱的土壤生长最湿润的渴望，
最艰难的耕作酝酿最热烈的向往，
一旦头颅和裸臂向天空突起，
就高过四周起起伏伏的山梁。

领舞的男子汉有这样一个动作，他双腿跪在地上，双手掬了一把泥土捧起来，亲吻了一下，然后向空中撒去。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叫刘兴范。他曾在笔谈体会时说：“每当此时，我觉得不是用嘴亲吻土地，而是用整个身心拥抱大地……每当我凝视手中被春雨浸润了的‘黄土’，手也随身而微微颤动，在用力把‘黄土’抛洒向天空的同时，内心也在迸发出深情的呼唤：‘土地啊，我的母亲！’”

“一把把黄土一把把汗，一步一步多艰难”，《山铃》的音乐节奏加快了，舞蹈也进入高潮。庄稼汉扭动着有力的臂膀，甩动着不屈的头颅，伴随着强有力的现代舞节奏，观众的心潮也象那喜怒无常的黄河水，时而平缓流淌，时而澎湃翻滚，终于情不自禁使劲鼓起掌来……

山西演出团在承德的两场演出，均获空前成功。成了人们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。什么“山西的演出‘震’了，”“山西的节目绝了，”“没治了”之类赞语，不胜枚举。一直在礼堂观摩的《人民音乐》杂志的编辑，原计划在演出中约一些优秀歌曲的编创人员写点文章。连看几场，仍定不下约谁来写。当他看了首场《黄河儿女情》之后，一拍大腿：“有了！”急急忙忙找到老作曲家张文秀，约他写篇创作体会，还很急，3天必须交稿！华北音乐舞蹈节闭幕之际，组委会负责人找到了山西演出团的领导，一再恳求挽留，作一周的专场演出；北京方面也发出途经滞留演出的邀请……可惜晚了！抱着“完成任务”观念的道具车昨日已上了打道回府的途中。兴奋之余的编导、演员们只能在跺脚和埋怨声中，把不尽的遗憾留给那段难忘的历史了。多么迟纯的嗅觉！

放下电话，山西省委李立功书记连声说道：“没想到，真没想到！”

刚才，河北省委李文珊书记打来电话，对《黄河儿女情》在承德的演出成功，表示了诚挚的祝贺。文珊曾在山西工作过，和自己的私人关系也一直不错。今天特为一台歌舞演出打来电话，这可是不多见的。说实在的，对这台戏，他只是听维庆〔注2〕同志说过，可至今还未能抽空看看，以至人家都来电话祝贺了，自己还“当局者迷”呢！今天，他好象第一次认识了咱们山西，知道了咱老区山沟里还飞出这么一只金凤凰，这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！

窗外，清风习习，柳绿花红。此时，李立功感到自己不是在办公室，而置身于承德那欢腾的场景中了。这种场景，是近10多年所不曾有过的，建国以来也少见。好象仅有60年代那么一次演出才能与之媲美！

似乎每个人都有一段过五关、斩六将的历史。山西省歌舞剧院也有过一段引以荣耀的当年……